天災與人禍

天災

3 月 11 日驚見日本東北部宮城縣以東太平洋海域近海發生地表淺層 9 級大地震，天搖地晃 30 分鐘後隨之而來的是逾十公尺高的海嘯，只見黑浪濤空滾滾而來，排山倒海的蜂擁上岸，長趨直入如所向無敵，以其雷霆萬鈞之力將港口機場與屋宇房舍如摧枯拉朽一般瞬間彌平。3 月 14 日位於宮崎縣和鹿兒島交界處的霧島山新燃岳火山亦隨之爆發，噴煙高達四千米。同時福島核電廠六座反應爐因為海嘯造成缺水斷電，導致冷卻系統故障，而引發氫爆，熔爐，輻射外洩等核子災難，輻射塵隨之污染大氣土壤與水源而進入食物鏈，至今核危機仍未解除。本次地震、海嘯、火山、核災的複合式天災死亡人數估計超過二萬人，流徙災民五十萬人，是日本二戰以後最大的浩劫。震後的重建費用估達 3000 億美元，相當國內生產毛額總值（GDP）的 5%，對日本低靡中復甦的經濟是極其沉重的打擊。

但是這場核災自從發生以來，日本首相奸直人一直陰瞞實情，對整個事件的處裡蹊蹺而不透明，還將事故責任推諉給電力公司，讓日本在戰後辛苦建立的國際信賴蕩然無存。奸直人政府的無能，錯失救災先機，並拒絕國際協助，背後到底在隱藏什麼？不難令人臆測日本政府在暗中利用核廢料製造核武器，來重溫其二戰時窮兵瀆武的軍國野心。細數日本政府戰後屢次參拜靖國神社戰犯，拒絕為二戰所犯下的各種罪行道歉，不時製造釣魚島、獨島、北方四島領土紛爭，刪除歷史課本中侵華戰爭的大部分史實，與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等諸端事件來看，亦令人不免猜想這場天災是否就是上天所給與的報應。巧的是，東京市長石原慎太郎在災後公開指出：「這次地震是對日本人的天譴，有必要好好利用海嘯，一次洗滌掉長年累積的私慾與心靈污垢。」實在是對其民族一句當頭棒喝的警世名言，在這場未解的天人災異裡，日本人確實應該深切自省與懺悔，在痛定思痛之際積極拯救沉淪的良知與人性。

人禍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十七日深夜通過 1973 號決議決議案，對利比亞實施第二輪制裁，決議裡要求利比亞政府軍「立即停火」，並授權國際劃設「飛航禁區」，要求成員國動用除地面部隊以外的「一切必要措施」來保護利國平民免受政府軍攻擊。10 個理事國（包括常任理事國法國，英國，美國）對決議投贊成票，另外 5 個理事國（巴西、德國、印度、及常任理事國中國、俄羅斯）投棄權票。隔日 19 日，也正是美軍入侵伊拉克八週年紀念日，法國戰機率先空襲利比亞，接著英國與美國戰艦從地中海發射百多枚“戰斧“巡弋飛彈攻擊利比亞沿岸，20 日美軍三架的 B－2 隱型轟炸機展開拂曉展開空襲，向利比亞一座主要機場投擲 40 枚炸彈，數日來的空中炸射摧毀大部分利比亞的空軍力量與戰車部隊，部分民用機場和海港都在襲擊中遭到破壞，首都的黎波里也遭到炮火與導彈的襲擊。

二個月前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帶動了非洲與中東人民的反抗浪潮，利比亞的騷亂充其量只是政府與人民的抗爭演變成政府軍與叛軍的內戰而已，聯合國在沒有卡扎非屠殺人民的證據下，私自設定「種族屠殺」的理由來強行通過對利比亞制裁的決議案，真是欲加之罪何喚無詞。而奧步馬在沒有安全理事會與美國國會授權之下，隔日迅即與英法兩國聯手出襲，雖然口口聲聲說「軍事行動不是由美國主導」，「美國不干涉他國內政」，但是卻公開要利比亞改朝換代。鮮為人知的是，利比亞的卡扎非是奧步馬反恐聯盟的長期戰友，而且利比亞的叛軍還是美國一直圍剿的基地組織成員。這次推翻卡扎非與扶植叛軍的行動看來違反常理，其實他是心懷鬼胎，表面故作淡然，骨子裡卻打著掠奪的算盤，只是「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弦三兩聲」[1]欲蓋彌彰而已。八年前不實誣孽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武器，再假聯合國之名，領頭大肆轟炸後鐵騎入侵，斬首胡笙一報私仇，再奪其石油資源之歷史即將重演。看來奧步馬除了比不實還要鴨霸[2]之外，還充滿了詭異。

啟示

地震，海嘯，火山爆發等天災都是地球生態的自然現象，固然可怕，而「盡人事聽天命」是唯一對策，但是石原的「天譴論」讓我看到了人性的一絲曙光。奧步馬的鴨霸與詭異是人禍，奸直人的無能與不實亦是人禍，當看到利比亞的防空炮火染紅夜空時，帶給我的不是「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1]的雅興，而是再度揭起了我對「八國聯軍」與「日軍侵華」歷史傷痕之痛。現代的社會凡事以「我欲」為主，在「人定勝天」的錯位信念下，過度發展與過度消費嚴重的戕害了自然環境與人倫道德，帶來的是不斷的天災與人禍。在此春暖花開，大地復甦，「超級月亮」之夜，謹願以《尚書•太甲》所言：「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來喚醒人們「敬天憫人」的良知，人與人必需互重，人類必需與自然和平相處，才能「天人合一」。

[1] 白居易的“琵琶行”

[2] 台語“惡霸”的諧音